

大壩

鍾肇政 著

文壇出版社

壩

大

著 政 肇 鍾

■ 集說小篇中國 ■



秋嘯朱：計設面封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版



大壩

政	筆	鍾：者	作	著
南	中	穆：人	行	發
社	壇	文：者	版	出

號2弄17巷38路溪豫鎮和永縣北臺：址社
 號〇二一三戶帳金儲撥劃局郵北臺
 元六十幣臺新：價定
 元二十幣臺新：價特

書叢版出新最社本

戀 湖 江

元十價特 著雷鍾

陽 朝

元十二價特 著原田

壩 大

元二十價特 著政肇鍾

星 孤

元八價特 著漢平魏

悔 懺

元二十價特 著璞王

亭 花 百

元九價特 著範師

娘 春 梅

元六十二價特 著駒白



「咻——咻——咻——」

那是風神在一團漆黑裡藉着電線奏出的尖銳聲響。

「吼——吼——呼——」

這是風神意猶未足似的嗥鳴。

夜有如一隻龐大的半圓形罩子，緊緊地蓋住大地——沒有一絲光，沒有一絲亮。宇宙都死了，只剩下肆禡狂暴的風和雨。

那尖銳聲響有如一把鈍刀，在他硬滑的心板上刮着，全身骨節都在發着震顫的共鳴。

它跟刀子刮在玻璃上的尖利聲音有點兒相像，但後者只不過教人牙根發痠，頭壳起共鳴，不過也似乎止於頭部而已。這電線的嘶鳴却直抵神經中樞，渾身骨頭都彷彿要鬆脫了。

那風的嗥鳴也並不祇是聽覺上的聲響，而是具有實質的力量。承受在身上，使人疑心到底是聲響在衝擊着人呢，還是風在吹打着人。

他的感覺有些混亂。明明是風跟雨打在身上，然而他總覺得那是什麼不可測不可知的東西所發出的巨——就是這聲音化成一股強勁的力量襲擊在他身上。

不管那是什麼，他本能地使出部份力量抵抗着，不使腳板站不穩。

他發覺到膀下的滲汗，粘粘地，怪不好受。

繼而，背脊上、肩膀上似乎也濕了。一股冰涼的感覺透過他那赤褐色的皮膚，鑽進肌肉裡。

他的心也冰涼了。

是雨滲過來了……他在空漠的思維裡捕捉住了這個尙需證實的感覺。

雨水能透過蓑衣，在他四十多年的生涯裡，這是空前的經驗。

那是因爲雨太大的緣故……不，一定不祇這些。那麼是因爲風了。是風從那纖維裡，把水硬吹進去的。那麼衣服一定已經濕了。

他停下揮鋤頭的手，靜靜地體會一下。他不能證實那是汗呢，還是雨水。可是在這停止動作的片刻裡，那股涼意忽然加劇了。

「咻——咻——」

「吼——呼——」

他打了個寒噤。

天公爲什麼要這樣跟我過不去呢？我逢年過節，那一次不是一早起來先拜的天公。一炷香，一副三牲，一排爆竹。還有……

他沒有讓這思想繼續下去，甚至僅在萌了這思想的二分之一秒不到的時間裡，他就把它拔掉了——就好像順手把茶畦上剛冒出的一株雜草的嫩葉拔去一般，那麼不經意、不費力地。

他的腦子裡泛現了一個可笑的人物——

一個瞎了眼的乞兒，在屋簷下攤着一張破蓆子，坐在上面。他半跪着，睜大濛白的大眼，用他那感覺不出一絲光亮的視線睨視着天空。

「天公哪天公，我犯了什麼天條大罪？我一生行好，敬天敬地。爲什麼你要讓我當一個乞丐？天公哪天公，爲什麼呢？你有眼睛嗎？難道像我是個瞎子？」

那是十分戲劇化的口吻，堅決而富於腔調的抑揚。

他一隻手撐着那根從不離身的拐杖，一手伸向天空。

他確乎是辯舌滔滔，唾沫四濺。天公——這人們精神的主宰，在做爲這位瘦骨嶙峋的老頭兒的舌戰對手上面，委實太無力了，總是默然不響，任他挑戰、撻伐。

那已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每次村子裡舉行拜拜——一年兩次，一次是春初的「王公生」，另一次是秋季的平安戲——都可看見他的踪跡。也不曉得從那兒來的，混在一大群乞丐們當中飄然出現。討够了東西，在屋簷下送走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人們便可看到這樣一幕奇異、淒慘、悲壯，悲壯得近乎滑稽的光景了。

然後，不曉得是從那一年起，他再也沒有出現了。那還是一個在傳聞裡，不少乞兒們都積着一大筆錢的時代。鎮上一所小破廟裡便住着一個這樣的乞丐頭兒。這老乞丐腰間經常都繫着一大捆鈔票，取代了廟裡的「有應公」（註：公共墓地邊常有祠奉無人理管的骨骸的小祠堂，地方稱這一類爲有應公）受人供

偉的地位。他的名氣大到足以招攬一些八字裡註定必須送人領養的小孩們來拜他做義父。於是他越發財源滾進了，這位盲丐是不是也混上了這樣的地位呢，或者天公發了慈悲，讓他脫離苦海了？

他記得不少次夾在一大群人當中看過那盲丐莊嚴的表情，聽過那理直氣壯的控訴。那些群衆自然是頑皮小孩居多，欣賞了一場熱鬧的大戲之後，還可以看這一幕，算得上是一個精彩的餘興節目了。然而他覺得這乞丐太無理了。他不忍久看，匆匆離去，可是過後多半要留下一抹令人不快的餘味。

我……竟然也埋怨起天公來了。我太不該了……他的心頭掠過了一抹這樣的歎咎，但這愧歎却是異常微弱的，正如通常自以為在過去的冗長歲月裏並沒有得到多少眷顧的人們的信心一樣，天公在他，不再是那麼親近而使人起一種熱切期盼與深切畏敬的存在了。

嗯——甚至可說，連這存在兩字，在他心中某一個角落都有着自己所不大敢面對的否定與懷疑了。

真的，我的孫子那兒去了呢？還有大兒子，大女兒，外加一個二兒子，一個大媳婦。

二兒子在這兒——就在他腳邊的黃土下……

「咻——咻咻——」

「吼——呼呼——」

他使勁地站住腳，舉起一隻手抓住了笠簷。

縛在脖子上的笠繩扼得他幾乎窒息。好疼！

他曉得，這一頂笠子再吹一會兒風就會支離破碎了。雖然沒法看見，但可以想見笠頂的筍皮早已開始

脫落了。

呸！一頂笠仔……

那麼多的東西都損失了。兩個兒子——僅有的兩個兒子；一個孫子——僅有的一個孫子。還在乎一頂笠仔呢……

是的。我的孫子可是完全全地失去了——沒有留下一根髮，一顆牙齒。

是兩年多前的清明，他親自掘開那座小墳的。他死時剛滿周歲。他原期一定會留下那三四顆剛冒出來的乳牙；還有，那軟軟的，略帶黃褐色的頭髮也會留下幾根的。然而什麼也沒有，每一根骨頭都化了，牙、髮也不見了，就祇有幾塊差可辨認的死衣裳的布片。

是什麼也沒有了的。除了那幾塊布片。如果說還有，那就是留在他腦子裏深處的他的生前笑靨，以及墓碑上的一小行字跡。

——當他揭開那半腐的小木箱蓋，看到裏頭空空如也的時候，他的心口起了一陣刺疼。一個四十九歲的人，一個幾十年來的夢。四十九歲的男人是不容易有夢的，他知道。而他的唯一的夢破了。碎了。碎成片片了。

「吼——呼呼——」

「咻——咻——」

他怔了一下。

他好像聽到隆隆的聲音，雜在風聲裏隱隱地傳來。

「隆隆……」

「卡拉格魯……隆隆……」

明白了。那是岩石在斜坡上滾動的聲音。

這座太平山——可憐如今已不再是山了，祇剩下一座光禿的斜坡。整個山幾乎都被移走了。怎麼會有石頭滾動呢？

很明顯，那一定是巨大的岩石，周邊的泥土被豪雨沖掉了，風又使它動搖，終於開始滾動起來的。

可不要滾到我這兒。它一定會把我的這座祖墳壓塌的。那是我父母安息之佳城，我的二兒子，大孫子也都在這兒，還有我的老伴兒。

我一定要守護他們……

陡地，一陣死的憶念攫住了他。沒有面臨過死亡的人，多半不會懂得死亡的可怕。誰也不曉得他的死的憶念是起自這無知的勇敢呢？或者，他的精神已老得對死感到親近了？

死了多乾脆，一切都可以不管了，而且可以跟那些我所親愛過的人們團聚。還有，我可以不必再為那些事物憤怒惱恨了。

但是，也許大石頭還會滾來，把這座孤墳壓壞。

他必須守護它，正像以前他賭着生命來守護它那樣。

那時，山大部份都易主了，賣給水庫，以便把整座山的表層土移去築壩。

那些挖土機開來了，把一卡車一卡車的土石載去。他們挖到他的祖墳附近時，表示要在墓坪開路。測量的結果墓坪的一半以上不屬於他。照理他是無話可說的，可是他怎能允許人家破壞他的「風水」呢？

他在墓坪上躺成一個大字，抵死不肯走。

他爭得了最後勝利。那是血與淚換來的。那往事使他至今猶覺心胸隱隱作疼。

人死了，什麼都不必煩心了。活着，才有那麼多的心疼，心碎。就像他的二兒子阿添那樣。

他是那樣簡單地死了的。

對了，也是滾石。一塊石頭打中了他的頭，也沒叫一聲「滾」就斷氣了。死，竟是這麼簡單。

他還記得清清楚楚。前兩三天起，每晚都有不知從那兒來的野狗在屋邊吠。拖着長長的聲音，嗚嗚然戚戚然地。整整兩天，他覺得莫名所以地心情騷然。

阿添自己還說，夜裏夢見了祖父和祖母，告訴他來接他了。

他跟老伴兒都爲此大吃一驚。那不是個好兆頭。狗是看見了鬼才會那樣長吠的。人們都相信人看不見的，畜生可以看見。那些畜生們是看見了他的父母的鬼魂了。

他和老伴兒都勸阻他不要去上工。可是他一笑置之。

幸好，他平安回來。

又次日。二媳婦兒一起來就嚷着心跳，害怕。她又勸他別去上工。他還是去了。

然後是那個不幸的消息。

一塊兒工作的人事後才告訴他們：他一大早就不同尋常，說要多做一些工。他拚命地工作，失魂了一般地。

吃便當時，他還談笑自若，表示要吃個飽，多吃些起來。

正在吃的時候，大伙兒忽然聽到崖上傳來隆隆的滾石聲，泥土石塊也接着紛落。伙伴們都拔腿跑了。阿添當然也跑。

他是個勤快的人，動作也很敏捷。他是不會落在人後的。可是不曉得怎麼，沒跑了幾步就絆倒了，而且似乎打了什麼地方，一時爬不起來。

等到大家跑了一兩丈遠停下來，回頭一看時，才發覺到阿添倒在那兒，吃力地想爬起來。

就在這時，幾塊石頭帶着一股泥烟落下。人們都看得很清楚，阿添已跑了好幾步，所以沒有被那一堆土石埋住。大家都爲他捏了一把冷汗，這時才舒了一口氣，並爲他慶幸。

但是，片刻後，人們在濛濛的土烟中看到阿添伏下去了，再沒有爬動了。

大家一擁而上。這才看清楚原來阿添的腦壳被擊碎了，腦漿四溢，血肉模糊，斷氣了。

「咻——咻——」

「吼——吼——」

「隆隆……」

滾石的聲音遠去了，在風雨中消失了。

他再次揮起了鋤頭。

水在他的小腿邊奔騰流瀉着。時時有什麼東西打在足踝上。那是小石頭，岩片，給大水沖下來的。他發現到停了幾分鐘手，墓邊的溝裏已積了好多的泥石。他必需及時清除，讓水暢通。他要守護這座祖墳，祇要上面的山土不崩落，這樣就可保無虞的。看情形，斜坡已鏟得很平了，不致於崩頹下來的。

爲了驅除那些淒寂的念頭，他開始奮力地工作起來。

鋤頭柄很滑，必須用力握住才能使用。

泥土都給沖掉了，碰到鋤頭的多半是大小石塊。在風聲雨聲裏雖然聽不見，但傳到手上的感覺都是硬的。

太黑了。到底眼睛是睜着還是閉着都分不清。他索性閉上了眼睛。反正也看不見什麼的，可是閉上眼兒，身體的平衡都不容易保持了。

這時，從他的腳底傳來了一種很特異的感覺，彷彿腳底的大地在崩着。

他細細地體會了一會兒……

他很快地明白過來。那是腳底下的泥砂正在被激盪的水流一點一點地沖走着。泥砂一粒粒離開腳下壓力的情形，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出來。不多一會兒，腳板踩着的部分已經承受不起他的全身重量了，腳板就往下陷落。很快地，佔滿全部腳底的泥砂又開始離去了。如此週而復始。

這奇異的現象，引起了他的遙遠的記憶——

他覺得好像自己正置身在激流中，一竿在手，等候魚兒上鉤。那黑漆的罩子不見了，却換上了滿眼的金色陽光與胸前沖激的碧水白波。

天門的翠屏就在眼前岸上矗立着，頭上是藍天，白雲。

腳底下的砂被激流沖走着。那種感覺是那樣地清晰。低頭可以透過碧色的水看見腳板邊的砂被一粒一粒地挖去，沖走處，形成一個小窟窿。不一會兒，腳板就滑進那個小窟窿裏去了。等到經過了好一刻兒，再次注意到這現象時，腳板已陷得很深了，砂幾乎掩蓋了足踝。

在他，那正是浴在金色陽光的金色年代。就像那金光與翠綠的清新色彩充滿空間一樣，他的胸臆間也充溢着青春。

他的祖父是個勤儉誠樸的農夫，花了大半生的時間，積了一筆錢買下了那座太平山。

自然，那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山，而且地處偏僻，一水之隔就是「蕃界」（註：日治時行政上劃分平地與「蕃地」，後者即為高山同胞居住之地。此項界線稱為「蕃界」），距離最近的小村落也有兩三公里之遙。

祖父與父親開墾了這座當時還是人跡罕至的荒山，種下了幾十萬株茶樹。陡急的山面則栽了些杉木油加里之類。他們並不寬裕，而日子倒也過得平靜安穩。

到二，他父親的一代，幸運光臨，太平山發現了煤礦。本來，河流對岸就是著名的產煤區，幾十個礦坑

前後已開採了幾十年。太平山之能够產煤，似乎是在地質上有其必然性的，祇是發現得遲罷了。

日人的什麼「會社」來投資，新式的機器搬來了，輕便鐵路也鋪設了，工人也來了好多。他的父親可成了個老板啦。

他的幸福歲月便這樣，披着傳奇色彩斑斕的華衣開始了。

那時，他剛好是個十八歲的青年，完成了六年間的國民教育不久。他再不用工作了，便終日與他所心愛的溪流爲伍。他成了個出色的漁人。

那澄碧得夢也似的溪流，就在太平山脚不遠處流過。河道寬約有五百公尺，有水的地方雖然還不到一半，但碧水四時不斷，與兩岸翠綠相映着。猿聲，加上無其數的各種飛禽走獸的鳴聲：白雲悠悠，流水淙淙；充塞在他五官裏的，無非都是青春的虹彩。

從太平山脚上溯約五百公尺處，兩岸的山挨近，峭壁直立，隔一百公尺多寬的河流對峙。遠望過去，就有如一道巨大的岩門聳立着。

地方居民們都相信，那是洪荒時期，天公爲河伯鑿開的門，所以便給取了個名字——天門。

天門附近因爲河道在那兒轉了個九十度的彎，所以形成了一個深不可測的寬廣的大潭——這就是人們口頭上的「天門潭」——湛着漣漪輕漾的晶瑩溪水。

天門上游部份，溪水可是變窄了，坡度也陡了。碧水也就在那兒一變其瀟灑面目，成爲綠波與白浪相激相盪的憤怒的急流。

那是釣魚的好所在——溪流裏棲息着各種各樣的淡水魚。大的，有重達三四十台斤的鱸鰻，十斤左右的鯉魚、鯪魚、草魚、竹篙頭，小的有成群的石斑、八哥、甲魚。

他深諳水性，潛入深潭釣鱸鰻，是他的拿手，他已深通魚性，那樣的天氣，那裡的魚多；吹那樣的風時，可以釣得那樣的魚，附近就祇有他曉得這些。

這幾乎是一種很奧妙的學問了。可是他並不是從誰傳授得來的，二十歲不到時，他就懂得了全套的這樣的學問。

他尤其喜歡釣香魚——本地語叫鱒魚，是種美味的名貴魚族，也是這條河流的特產。

這種魚性活潑，喜歡在激流中遨遊，所以他常涉到深水處，讓碧波與白浪在胸前激盪着垂釣——也只有他這樣不怕急流。因此，最肥最大的香魚，彷彿都成了他的專利品，旁人是休想問津的。

這樣的歲月繼續了好些個年頭。然後，投資的日人會社的什麼職員拆了爛污，煤也告罄了。他的父親不得不把太平山出售一半以資善後。

他的父母就是在這樣的鬱悶中相繼過世了的。但是，他還有半座山的五六萬株茶樹，溪裏的魚兒也依舊繁殖不息。

然而，戰爭末期，茶葉外銷之途斷絕，他們三兄弟的生活又陷入困境當中。好在這時，日間的瘋狂侵略已露出了惡果，糧食奇缺。他們種些雜糧蕃薯之類，總算還可以支撐下去。

原來是一種娛樂的釣魚，不料倒也幫了他們不少的忙，使他能得到相當可觀的挹注之資。

他熱愛河流，也熱愛魚兒。此刻，腳底下砂土被雨水沖刷的感覺引起了這許多往事的回憶，他又不免又爲逝去的歲月的復甦而感心跳了。

然而，那些魚兒那兒去了呢？——他已有七八年沒有再去釣魚了——不是他不想或不願意，而是魚兒沒有了。

「阿爸……阿爸！」

清脆的呼聲，使得他從沉醉中醒了過來。

「哦……」他有些失措地回過頭。

「阿爸！」對方又喊。

那是他的二媳婦滿妹。

「幹什麼？」

「不好啦，豬欄邊的水好大，牆壁崩了好些地方。」

「呃……」

好些日子以來，每下一陣雨，差不多整座太平山面落下的雨水都朝他的家的四周流注。通常的雨倒沒什麼，充其量不過沖下一堆一堆的泥砂堆積在他家的四周而已。豬圈因爲位於屋端，雨稍爲大些就有點兒麻煩。特別是那兒的牆壁，是編上竹片用泥漿糊起來的，對水的抵抗力薄弱些。

對啦。差不多整整下了半個晚上了吧……他很耽心起來。